

火爆开局折射电影市场旺盛需求

如何“破局”前行

一句“张万森，下雪了”，成为元旦出圈电影《一闪一闪亮星星》“下雪场”创意的由来。“没想到，2024年的第一场雪，是在电影院见到的！”爱观影的重庆女孩丹丹说。

据猫眼专业版数据，截至1月1日，2024元旦档总票房15.33亿元，创下中国影史元旦档票房新高。这一跨越新旧的档期为今年电影市场创造了良好开局，折射出市场旺盛需求。



图片来源：网络

电影市场强劲复苏

重庆UME影城宣传负责人王兴告诉记者，今年元旦市民对电影的需求强烈，据统计，元旦3天假期重庆总票房达3626.37万元，同比2023年增长161%。

“虽然都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，但它本质也是一种商业产品。想得到好的票房，得知道观众想要什么，也得明确自己电影的受众是谁。”重庆工商大学莫远明教授指出，从上映新片的数量，到片商影院营销各出奇招，此次的元旦档都堪称“卷疯了”。

2023年，国产电影无论在票房、口碑还是关注度方面，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“好成绩”。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我国电影总票房为549.15亿元，其中国产影片票房为460.05亿元，城市院线

观影人次为12.99亿。

跨年档票房创纪录不仅是短期业绩的体现，更是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走向成熟和国际化的标志，这意味着产业政策优化、市场环境改善、产业链条完善等多方面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。

“拍重庆”到“重庆拍”的演变

从轨道交通“8D重庆”火爆网络，到大量影视剧、综艺节目让山城成为热门拍摄地，再到影视基地、数字科技影棚等诸多电影产业落地重庆。如今的重庆永川，已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数字“影视城”，永川科技片场应用的虚拟拍摄流程，为导演和演员提供更多创意空间和更高拍摄可靠性。

“相比传统拍摄，LED虚拟拍摄大约可降低30%至40%的制作成本，节约60%的制作时间。去年5

月永川科技片场建成投用至今，LED虚拟拍摄屏几乎没有闲置过一天。”永川科技片场运营商家达瓦未来（重庆）影像公司副总经理栾林说。

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数字制作工委副会长、倍视传媒副总裁谢宁说，影视产业进入数字制作时代，是一次产业流程革新。虚拟制作技术还联结元宇宙让影视科技破圈跨界，赋能数字经济的其他赛道，带来新需求的井喷。

近年来，重庆江津区高度重视影视产业发展，重庆影视城（江津白沙）凸显行业影响力，江津“1+N”的影视外景资源和一站式服务更加成熟，吸引了贾樟柯、冯小刚、张一白等著名导演执导的100余部影视剧到江津取景拍摄。

“从推动影视示范基地建设到优化影视产业发展链条，近年来，重庆通过一系列举措，推动电影产

业高质量发展。”重庆市电影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，新的一年力争实现重庆电影产业集群集聚，在企业数量、产业链覆盖以及产值规模上实现全面的提档升级。

电影行业如何“破局”前行？

近一段时间，短视频、短剧等新形式、新媒介的兴起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背景下，电影行业又该如何“破局”前行？

“一批新锐导演，对类型电影的掌握越来越成熟，理解更加深刻，甚至运用了更多更加多元的方式，在根本上体现出电影产业复苏的一种趋向。”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孙承健如是说。

行业调整期内，一些新的趋势正在形成，2023年最大的意外，便是传统电影巨头们的消失。随着欢喜传媒、中国儒意等新势力的崛起，逐渐对传统五大民营电影公司形成取代趋势。

“发展影视产业实际上就是做服务。”西南大学教授、重庆市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帆坦言，重庆影视产业底子比较薄，关键是本土的产业链还不齐全。应该引进更多的人才、提供更专业的服务，让外地剧组不仅来渝取景，还把更多的后期制作留在重庆完成。

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，娱乐产业是一个充满变数的领域，希望导演们能够在新的一年里不断突破自我，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。

据工人日报

方言剧何以“破圈”？

热播剧《繁花》9日晚正式收官，沪语版在腾讯视频的评分达9.6分，高于普通话版的9.4分；上海话版舞台剧《长恨歌》7日晚结束首轮演出，17场演出票全部售罄……近日，多部沪语作品热播热演，让方言剧获得关注，探索其蕴藏的“破圈”密码。

“方言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全体人约定俗成的、最自然的话，可以将各种各样生动细腻、贴近生活的情绪表达出来。”著名语言学家钱乃荣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电视剧《繁花》里的沪语用法，更接近自然的上海话，词汇丰富、活跃、有层次，“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说法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惯用语，能够完整、美妙地表现上海人的生活。”

作为吴语方言的重要代表，上海话承载古代江东文化气息，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。1843年上海开埠后，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、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、社会交际的日益频繁，沪语中的各类词汇变得丰富多彩。

在钱乃荣的印象里，几十年前，老上海话就已经向新上海话“过渡”。比如“腔调”一词在他小时候是贬义的，“依啥腔调”的潜台词是“你的行为举止很差”；20世纪80年代后，“腔调”渐渐变成了褒义词，“有腔调”是夸一个人有风度、有内涵。“上海话是不断变化的，主要是因为社会发展得很快。我们能从《繁花》中感受到方言是随时代自然变化的，‘活’的方言更有韵味。”

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昱告诉中新网记者，沪语的同义词很丰富，根据不同的语境情绪、使用目的，可以有非常细微的差异化表达；沪语里有很多音译词，增添了独特韵味，如“吞头势”（沪语，样子、架势）来自“tendency”；还有一些商业词汇也是在沪语中产生的，如“饭碗头”（沪语，职业、工作）。“沪语既有本土性，也有开放性，展现出吸纳、集聚、融合、创新的特点，见证了上海在不同时代的城市发展。”

在她看来，方言不仅仅是一种语言，而且受到了所在城市的历史文化、社会发展、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，因此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载体。对于本地群体来说，方言是其建构地域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；对于外来群体而言，方言是对一座城市真实而鲜活的解读。“它是有温度的，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。”

方言独有的魅力，并非沪语剧走热的唯一解答，学者们还关注到了市场的厚积薄发。20世纪50年代，沪剧《星星之火》《罗汉钱》被搬上银幕；20世纪90年代，《孽债》《夺子战争》等沪语电视剧在全国产生影响；进入21世纪，海派情景喜剧《老娘舅》《开心公寓》等广受欢迎……与此同时，一批以上海为叙事背景的影视作品热映热播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沪语剧的市场接受度。

张昱认为，高品质的方言剧，应当在语言的加持下，生动呈现不同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生活；方言剧可以提升地方文化的社会地位，增强人们保护地方文化的意识，甚至成为记录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手段。“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，我们要保护和传承好不同的地域文化，而方言就是其中非常独特和重要的文化符号。”

据中新网